

雾山野男女

胡柯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5

雾山野男女

胡柯 著

责任编辑：颜家文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9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插页：1

字数：156,000 印数：1—10,000

ISBN7—5404—0533—3

I·428 定价：2.70 元

目 次

一	罹难求仇家	1
二	丢花巧试情	8
三	风雨夜私奔	16
四	深山野居侣	21
五	沐浴遭抢亲	25
六	枪声惊寨人	37
七	大闹花烛夜	50
八	绝处又逢生	57
九	光棍惜光棍	68
十	夜织等知音	76
十一	难了金寡妇	87
十二	蒙面救囚女	97
十三	留下打伞梦	104
十四	跟踪起歹心	117
十五	喜日心酸泪	131
十六	密会释疑虑	139
十七	闯浪救仇敌	148
十八	雾浓情更浓	172
十九	报恩 报恩解难事	185
二十	回 回争如意郎	193
二十一	笑里设陷阱	203

二十二	求偶包谷林	212
二十三	泪眼凝相望	218
二十四	血溅古树根	228
二十五	烈妇绝风尘	237
二十六	生死两依依	243

一 罹难求仇家

大山里多雾，天气稍变，那幽幽的溪谷，莽莽的老林，深深的岩峒，便涌出如烟似纱的雾来，飘飘袅袅，由淡变浓，渐渐将星散在半坡上溪湾里的木楼寨子，叠如座座蒸笼的层层梯田，和千峰万岭连绵不断的苍茫群山，严严罩住了，就象山里出嫁的漂亮新娘，穿上露水衣，盖上红蒙帕，显得朦胧而又神秘。三两丈外，听到鸡啼狗吠，牛铃叮咚，鸟儿啁啾……也是闻其声而不见其物。大山里是雾的世界。

也许怪这该死的雾吧！雾溪村竹崖寨的美女黑石花夜晚同几个女伴守春洋芋，敲了一圈竹梆后回到茅棚边，蹲在雾朦朦的野地里解溲时，不幸猝然被蛇啄一口，当时并不觉得怎么痛，她对女伴也羞于说出口，可没隔多久，就忍不住疼倒在棚里地铺上直呻吟。天亮时，被女伴背着送回家，两条腿已肿得象柱头。这就急坏了黑石花的阿妈，慌忙去请木榔寨的巫婆杠仙娘。杠仙娘来后见肿得那样子，又不让人看伤口，估计已无药救，便顺水推舟脱身走了。

做娘的正急得六神无主时，石花的阿哥向世雄回来了。他是雾溪村唯一初中毕业的秀才，新上任的年轻村长，进屋听见阿妹哭得惨烈，问明原委，当哥哥的也急得慌，若不及

时医治就有丢命的危险。他象热锅上的蚂蚁在房里转了几圈，想起了对溪木榔寨的狗宝。狗宝家有祖传治蛇伤的草药，那一招很绝，已治好十几个危在旦夕被毒蛇咬伤的人，在左右团转的村寨享有盛名。但向氏家族和狗宝的符氏家族是世仇，两族人既不来往也不通婚，眼下怎好去求仇家人呢？而且求他又愿不愿来医治呢？向世雄脑壳里激烈斗争一番，为了阿妹活命，决定去仇家登门求医。

向世雄刚走到木楼外，他阿妈就急忙忙赶到门外说：

“世雄，你真的要去接狗宝？”

“只有求他了。”

“能把他求来吗？”

“阿妹性命要紧，跪着也要把他求来！”说毕，向世雄拔腿便走。

没走几步，又被阿妈喊住了。

“世雄，你还是别去接狗宝。你阿妹不会让他看的……”

“怎么不让看？”向世雄不解地调头问。

“这……”老阿妈流着泪水叹气道：“你阿妹被蛇咬在大腿上，怎好让后生家看伤口。刚才，请杠仙娘来她都怕丑不让看，又哭又闹的。狗宝是三十来岁的光棍汉，你阿妹又怎肯在他面前现丑呢？”

向世雄踌躇了。这的确是件难办的事。一个没出嫁的红花女，偏偏遇上这样的麻烦。若果强行给看了，就是不说出去，今后又怎么好见面？而且向符两家又不通婚……莫说阿妹有顾虑，就是他向世雄也乱了方寸，拿不定主意。沉思了

一阵，咬咬嘴唇，他终于坚定地说：

“救命要紧，顾不得许多了。再耽误时间，蛇毒攻心就没救了。你去好好劝劝阿妹，我得赶快接狗宝去。”

阿妈还在犹豫，世雄已疾步离去。

约莫几袋烟的工夫，向世雄终于把狗宝求来了。打了半辈子光棍的狗宝，个头高挑，塔形脸盘，身穿蓝士林布对襟衫，头盘青色布帕子，脚着糯谷稻草鞋，带着草药，尾随向世雄风风火火走进了仇家的木楼。此刻，他已把宿怨抛到九霄云外，只想到救活一个姑娘的生命。他知道：毒蛇咬伤，抢救要快。他将一包草药交给向世雄去煎，一面就抓一把鲜草药塞入口中嚼着，急急忙忙随老阿妈上了吊脚楼，走进闺房。只见身旁红衣绿裤的黑石花，黝黑的鹅蛋脸都变了色，在床上疼得乱喊乱叫地哭，双腿肿得把裤子都绷得紧紧的。狗宝不禁一怔，将嚼细的草药吐入掌中的树叶里，忙说道：

“都肿成这样了，怎不早叫我？”

“唉，她……”石花娘悲哭着，撩衣襟揩着泪花说：“她不让啊……”

狗宝没理会出“不让”的内涵，以郎中救死扶伤的心情埋怨道：“肿得箩筐大，肯定是很毒的蛇咬的，若不赶快把毒吸出，外敷内服草药，就没救了。快让我看看咬在哪儿？”

黑石花一听狗宝要看伤口，又急又羞地摆动双手，泪流满面地哭喊着：

“不啊，不……我不要你看呀……你快走开！你快走开

呀……”

狗宝以为黑石花记着世仇，不让仇家的后代给她治伤。于是诚心地劝说道：

“石花，毒蛇咬伤，先要对着伤口把毒吸出来，别再耽误时间了。”

石花娘一听也惊愣住，瞪圆眼睛慌忙问：

“狗宝，硬是要用嘴巴吸毒吗？”

“要吸！不把毒吸出来，敷药服药都不行！”

“哎哟，我的天呀！”老阿妈大声哭叫着，“这可怎么办啊……不知前世造了什么孽呀……”

阿妈一哭，黑石花愈发嘶叫着喊道：

“我不要你吸呀！就是疼死也不要你吸呀！狗宝，你走，你走，你快走呀！”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她阿哥苦苦求他来治伤，这母女俩却又不让吸毒，是对他这土医生不相信？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木木地站在那儿，望着命在垂危的黑石花，走还是不走？他感到进退两难。

这时，向世雄进来了，见状与狗宝耳语几句，就命令似地对黑石花说：

“阿妹，你要想开点，到了这步，保命要紧，顾不得怕丑了。行医有医德，是不会到外面乱讲的。别再耽误时辰了，似明白了什么快让狗宝在伤口上吸毒敷药！”

狗宝一听要脱裤子，脸红耳烧地慌忙摆手说道：

“别急别急，只要露出伤口就可以了！”

“狗宝，”向世雄坦诚相告，“实话对你讲，我阿妹被蛇咬在大腿上，……所以，她哭着不让看，我阿妈也说不出口……但救命要紧，也顾不得许多了，只求你为她保密，把她救活……”

狗宝感到又尴尬又难办。这是他治蛇伤从没遇到过的事。且又是女儿家。乡里女人热天都穿长衣长裤，腿杆从不外露的，怎肯让人嘴对嘴对伤口吸蛇毒呢？既然黑石花不让治，倒不如顺水推舟一走了事。可是见死不救，他又于心不忍……

向世雄见狗宝犹豫，又忙恳求说：

“狗宝，为了救命，要……要难为你了……日后，一定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报答？狗宝并不奢求。前半生，因为祖辈的仇恨，算到他们这一代头上，挂黑牌挨整斗，背着个“土匪”崽子的罪名，连个婆娘都找不到。往后，只要一笑泯冤仇也就满足了。他满脸鲜红地说：

“只要石花愿意，我……我还是愿给她吸毒。按祖传医德，到房里的事，就到房里了。请你们放心。”

“那就谢你了。”向世雄宽慰地道罢谢，厉声对阿妹说：“石花，你要活命，就得听话，再耽误就难救了。”

黑石花仍旧哭叫不依从。

劝说不进，向世雄就来硬的，猛力扳正她的身子，命令似地叫阿妈强行动手。古板的阿妈为了女儿的命，惶惶然流着眼泪，双手颤颤抖抖，当着一个光棍汉的面痛心地替女儿

搂裤脚。然而，腿已肿胀得紧绷绷地搂不上，加上黑石花哭骂着乱扭乱弹，老阿妈用尽了力气也没法。

向世雄急了，又下第二道令：

“阿妈，拿剪刀来剪开！”

老阿妈撩衣抹把泪水，慌慌张张地拿来剪刀。黑石花不顾疼痛，疯狂地又踢又咬，阿哥的手上咬出了血，阿妈拿着剪刀下不得剪。狗宝心里着急，但又不好插手，只是站在旁边发愣。

阿妹如此不听话，惹得阿哥发了火，为了赢得时间，他叫阿妈取来一根绳子，举起对阿妹说：“你若再不听，就把你捆在床上。”

见石花老实了点，就对郎中说：

“狗宝，我阿妹的性命就交给你了，只要能救活她，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留下阿妈给你当帮手，我去看看煎的药。拜托了！”

向世雄拱手谢了谢，白净的梨子脸上滚下两颗泪珠，跨步出房，随手带上房门。

老阿妈望望苦命的女儿，揩揩流泪的双眼，紧咬着颤颤的嘴唇，手抖抖地举起了剪刀……

“慢点！”狗宝猛地扬起手说，“不要全剪，你老人家同石花一起找准伤口，然后，只要在伤口处剪指头大个洞就行了。”说罢，他自觉地出去了。

狗宝，这一举动，使石花和阿妈深受感动。一个有世仇的光棍汉，没趁机报复捉弄人，反而想出了回避的好办法。

石花没哭了，同母亲在大腿上找到针尖大的伤口，将裤子剪了指头大个洞，才把狗宝喊进来。

狗宝进来了，看见裤子上的小洞眼，知道露出的是伤口。他摈弃了各种各样的杂念，俯下身去，用嘴衔住伤口，尽一个祖传郎中的职责，闭上双眼，用力地吸着蛇毒，吸满一口毒坏的污血，扭头吐掉，接着又衔紧猛吸……一连吸出九口毒血，伤口方渐渐消肿。他抬起头来，将嚼好的草药交给石花妈敷伤口，又作了一番交待，嘱咐黑石花几句，便出闺房下了吊脚楼。他用药水漱了漱腥臭的口，吩咐向世雄赶快给阿妹喂药吃后，便出了门，一路吐着恶心的口水，下了竹崖寨，过了雾溪回家去。

二 丢花巧试情

黑石花经狗宝医治后，很快恢复了健康。她挺着胸脯，摆动着一对黑油油的长辫，又能推磨、背柴、挑水了。

如今她每到雾溪挑水，总要站在岸边那丛青青的凤尾竹下，抬起迷人的鹅蛋脸，睁圆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默默望着对岸狗宝那幢吊脚楼。也许为了多望一会儿吧，她常常解散那长长的发辫，慢慢梳理着，时而望望水中的倩影，更多的是凝视那幢木楼凝思……往往忘记了梳头，更忘记了挑水，编好的辫子又打散，打散了又心不在焉地梳呀梳……直到阿妈锐声在门口呼喊，她才如梦惊醒，慌慌地应声，将梳子插在发丛中，脸红红地担着水，踏着石级路回家去。这样痴情地不知望了多少回，黑石花实在憋不住了，便趁一个朦胧的月夜，淡雾罩了寨子，悄悄挑水桶下到雾溪，将桶往凤尾竹丛一藏，拿起一双新鞋和一束野花，淌过溪水，朝对岸狗宝的吊脚楼走去。不知怎的，在一片蛙鼓声中，她越挨近天天望的那幢楼房，心跳越快，脸也火辣辣发烧，快到门口时，竟浑身哆嗦着怕起来。是怕见狗宝？还是因陈旧规矩的约束？她说不清。也许两者都有！她失去了给狗宝送鞋的勇气，想采取悄悄往晒衣口袋里放花的方式，来试探狗宝的

心，让他发觉来找她。然而，她注意到狗宝洗了的衣服没晒在外面，而是锁晒在自家的吊脚楼上，无法上去。

黑石花抱着鞋与花，在门口怏怏站了许久，才叹口气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回走。

又是一个月色迷朦的夜晚，黑石花又来到雾溪边挑水，对岸隐隐传来磨刀的嚙嚙声，抬头一望，见是狗宝蹲在那儿磨刀，她心头一喜，合掌沉思了一会，便在岸边采撷一大把金黄色的野花，悄悄溜到上游的藤桥上，站在靠狗宝磨刀的那一边，将花儿一朵、三朵、五朵、九朵……成单数一组一组地丢入溪中，让它随水流到狗宝面前去……

随水飘流的花朵，一组一组飘到了狗宝面前，开始，没引起狗宝注意，流来的花多了，又都是单数，他觉得有些怪，便抓起一束九朵的野花，凑在鼻下一闻，散发出淡淡的馨香。看看水面，十一朵、十三朵……一束束单数的野花还在从上游不断飘下来。他猛地想起雾溪姑娘试爱的方式——在后生家洗晒的衣服口袋里悄悄放花，花是成单数放，一次次增多。后生家若喜欢放花的姑娘，就把单朵的花加成双数；若看不起，就从口袋里取丢几朵花，减少成单数；若不添也不减，姑娘放花放到二十九朵，也就不再放了，说明她爱的后生不爱她……

狗宝望着溪中流花动了情，这是试爱的姑娘把口袋放花改为溪中流花，他那业已冷却的心复活了，连月色朦胧中放花的姑娘也没认清，就在溪坎上扯了一大把野花，在那飘流的二十七朵花上添了五朵，配成双数，拿着去上游找那放花

的姑娘。

离藤桥越来越近。他看清站在藤桥上丢花的姑娘是黑石花，不禁一下愣住了，可黑石花只注意那束添成双数的鲜花，心里喜孜孜的，多情地朝他嫣然一笑，害羞地朝桥那头跑，回到她藏水桶的凤尾竹边，担起水笑咪咪回寨去，快活得象只画眉鸟。

狗宝平静的心潭，如同丢下块巨石激起了波涛。他万万没想到，雾溪村最漂亮的黑石花爱上了他。他狗宝有婆娘了，不再是难熬的光棍汉了！他舞动那束鲜花狂跑回家，对着门口笼中的画眉喊叫着：

“狗宝有婆娘了！狗宝有婆娘了！……”

笼中画眉也为主人高兴，跟着尖声喊：

“狗宝有婆娘了，狗宝有婆娘了！……”

狂喜一阵之后，狗宝抱着那束鲜花，望着黑石花居住的竹崖寨，望着望着，心中的喜潮落下了，脸上的光泽黯淡了。他想到石花家与他家有世仇，符向两姓不通婚，村长的阿妹又怎可能嫁给他呢！

想到相爱的人儿咫尺天涯，他不禁憎恨起他的祖父来：为何要与石花的爷爷为砍一棵风水树，引起符向两家打冤家？石花爷爷烧了符家的屋，打伤符家的人；他祖父又烧了向家的屋，一火枪打死了石花的爷爷，……冤仇加深，不敢归屋，就上山拖起了队伍……解放后，爷爷因当土匪镇压了，父亲因当土匪坐过牢，后被充军抗美援朝，洗心革面，将功补过。算他命大，活着回来了，又生下他这个“土匪”

儿。过苦日子时，父亲虽死了，可符向两族的仇，仍留给了后代……

狗宝吃了一个又一个苦果，直到现在还打单身。难道祖辈留下的冤仇，应由后代无休止的偿还吗？黑石花丢花试情，他狗宝一往情深，一对相恋相爱的人儿，难道就不能终成眷属吗？世间事也太不公平了啊！

狗宝痛苦地想了一阵，还是打算按雾溪的习俗试一试：既然自己添了花，就提着礼物到女家探试一下吧。若女家收了礼物，筛一对剥壳的囡蛋，就暗示同意了这门亲事；若礼物不收，筛的又是一只囡蛋一只荷包蛋，就表明不能成双成对。那么，问也不用问，知趣地提着礼物走就是了。

但狗宝又反复一想，明知是不会答应的，又何必提着礼物去丢脸呢？他悲凄地打消了提礼去探试的念头，深深叹了一口气，难舍地将手中添成双数的花束，丢入水中飘走了……

黑石花藤桥丢花后，就一直等盼狗宝提礼物上门求婚。连着几日，她都坐在家中吊脚楼的阳台上，手里在给狗宝纳鞋底，两眼望着他家门前那条小路。她想：狗宝是她的救命恩人，一个红花女的隐秘处都让他看过了、那人也就该是他的人了。阿妈阿哥也会答应这门亲事的。她想得很乐观，很甜蜜，也盼得很急切。等了一天又一天，鞋底纳了一双又一双，弯弯的月亮盼圆了，也没见狗宝提礼物上门来，黑石花有些心慌了，悄悄包好一双新鞋，偷偷溜下自家吊脚楼，踏

着月光去找狗宝。

刚走到他屋边大树旁，见狗宝腰挂竹扁篓，手拿一把锯齿形的夹子，打着手电，出门朝溪边走去。黑石花忙躲在那株大树后，悄悄尾随他夹泥鳅、螃蟹和岩蛙。

说来也怪，那溪中的鱼、鳅、蟹、蛙，被手电的强光一照，不知是吓痴了，还是花了眼，望着电光，一动不动，狗宝夹子伸去便手到擒来，放入腰间竹篓中。他边夹边走，沿溪而上，穿过藤桥，朝雾溪深处的流纱瀑布夹去。黑石花觉得有趣，就这样无声地跟着，悄然得没让狗宝发觉她。

越到溪的上游，两岸树林越密，枝繁叶茂的绿树，几乎把小溪盖住。月光黯淡，夜雾缭绕，不时有个迭坎，滚落的水流发出哄哄的响声。路没有了，要攀着溪岩上。大概无路来人少，这段溪里的螃蟹、岩蛙出奇的多，电光一照，岩石上到处都是，乐得狗宝放下竹夹，干脆用手去抓，轻松得犹如捡田螺。抓着抓着，他猝然发现多出一只手，也抓蟹、蛙放入他的竹篓里。吓得他啊了一声，眉毛几竖，胆战心惊地抬起头，一见是他朝思夜想的黑石花，惊诧得说话打了结：

“你你……你是石花呀？”

“不是，是水中的精怪！”黑石花甩动长辫，开心地笑着，“是鲤鱼精、螃蟹精……专来找你算帐的。你夹了我那么多娃姐蟹妹，若是不放出来，今晚你就别想走！哈哈哈哈哈……”

狗宝定下神来，觉出不是幻影，便欣喜地笑着问：

“你什么时候跟来的？”

“从你家门口！”黑石花收住笑容，责问道：“跟了这么远，你是真没发觉，还是故意装痴不理我？”

“我……我真的没发觉。”狗宝虔诚地说。

“没发觉就罢了，精怪有隐身法嘛！”黑石花逗趣地笑说一句，又言归正传，“今晚跟踪来，是要问问你，你既然把花添成双数，为何不请人提礼物上我家的门？是你后悔了，还是不懂雾溪的乡俗？”

狗宝满脸忧郁地说：“不是后悔，也不是不懂乡俗！”

“那是为什么？”黑石花逼问道，“害得我半边月等圆了，还没见你请人来。”

“我……我……”狗宝噤嘴半天，终没答出话来，他一屁股坐在岩石上，顺手抓颗石子朝溪中砸去，“嘭咚”一声，把歇凉的岩蛙惊跳了。

黑石花又催道：

“你说话呀！”

“怎说呢！”狗宝苦笑一笑，掏出插在腰间的竹菟短烟袋，慢慢装烟点火，抽了一口吐出烟雾，“说心里话，那天见了你在藤桥上给我丢花，我兴奋得回家和画眉讲了半夜话，梦中还梦见你给我口袋里放花……可事后我冷静一想，我俩的婚事是粗糠捏粑粑——再用力也是捏不拢的，何苦筛子打水枉费神呢？”

“你怎么知道是枉费神？”黑石花不服气地反问，“你就不想想你我之间……”

“那也是枉然！”狗宝神色沮丧地摇头说，“你我两家有世